

石

匱

書

石齋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明 鈕南泉 岱著

王遘趙孔昭列傳

王遘直隸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為兵部郎中興寧
城陽繼盛友善繼盛疏忝薦為八部交牙牒辭條爰
及下獄同官俱匿避遘獨肝胆相許不畏強忝繼盛
遂以子女見託遘以幼女字其次子應英又屬司業
王材說嵩救繼盛不聽及死曲為經紀其喪嵩知罷

其官隆慶改元起復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由忠
孔亟募兵守邊往主募者非人監吏承皆冒補安家
取入千旋通費不貲而籍無見兵邊嚴加簡閱得勝
兵萬餘延固屹為重鎮尋陞兵部右侍郎清慎帥之
獎推用材官如劉顯威繼光等布列九邊號為得人
已江陵與新鄭構隙遠曰時事可知天遂請告歸神
宗踐祚起兵部尚書邊慮江陵擅權掣肘堅卧不出
江陵移書勸駕卒不從江陵敗薨省交薦起戶部尚

舊上會計錄云歲入銀三百六十七萬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二萬有奇萬曆十一年稅紹免俱於太倉銀抵補共少二百三十萬一千有奇累上十年存積不足補二年之資別金花額銀今又加進二十萬長此安窮太倉之積非源泉也可保其常繼耶臣無國無九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困非其困今太倉無三年之蓄矣可乎疏上上嘉納之遶又疏取金畧曰頃者皇上大婚燕路王公主畢姻及九嬪冊封貢金

三千八百餘兩是特順天宛大多方搜括延以數月
足色金止得三百兩八成金四百兩今一日取四千
兩共何能給臣思雲南每年進金千兩皇上御極十
有三年當得二萬兩有奇恐用未必俱盡又每年加
買辦銀二十萬兩印金不足動此項錢糧用亦自饒
疏上詔陸續買進遴為司農米清自持為國節用即
上有非時需索亦必疏止九邊軍需曲為轉移不至
贖之尋轉兵部尚書謝絕請托如寧遠革餽遺不敢

及門會上有山陵之行小內監索馬遊執奏旨下切責言官傳光宅望風論劾遊遂去遊居家斬：無幾一入官府京師貴人移書問侯亦不答天下想望其風節與海忠介丘閻甫趙瑞甫稱為四柱云久之卒賜祭塋如例

趙孔昭直隸刑塋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河南鄆陵令以考最入為御史按遼左大帥李璡故與成寧侯驛比而貪暴甚孔昭按之疏其職再按福建三按浙江

時趙文華部人也貧鄙悉詢侍相嵩冀最橫持監軍
來浙以應天無臣曹邦輔有戰功不相推選欲劾其
調度失策孔昭為救疏以示文華且語之曰比年大
帥聞賊至恒縮不敢前有烏獸耳惟一曹中丞差
強人意公摧折之何以勵天下文華語塞卒追寤其
疏亡何校士林閣文華子興試乃盛飾供其謬親昵
要之曰老將若欲饋余何孔昭陽為不悟入棘室言
於衆曰司空謂我父母得與寒士爭進罷其奉弗錄

文華屬八朝同蓋龍諸大帥功歸之已孔昭常會章
盡制其張大誣同語文華志甚竟不能奪文華敗孔
昭以南大理寺丞進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江防服除
撫宣府宣府故南衛頻年戰士被疾且盡孔昭撫循
其瘡痍士感奮圖入寇至紅山京師大震詔與總督
江東椅而尼之圖通諭功賜金幣言者旋論其縱寇
冒功解任尋得白起巡撫浙江比至倭警屬緩則為
汰冗兵節縮一切濫費疏省尚方織作又條奏地方

便宜十事皆著為令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以
糧運阻為人言非解任穆宗即位薦起兵部右侍郎
督山西雁門諸塞兵事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宜巨測
孔昭日修邊事增堡峻險南避不敢入報賜金帛召
協理京營以病告歸家十年卒孔昭自釋褐即守制
邑三按巨省四控雄鎮而胸腹戎坦不為岬岵老成
持重所至皆以功名稱

石廩書曰王尚書之力扶忠慤趙侍郎之逆折文華

亦可謂孤標勁節侃侃不撓者矣乃西人之官職皆
得以功名令終烈大之不能縶純剛猛虎之不能食
刺蝟其鋒固不可犯也是以知觸邪指佞皆自性生
幸則為二君子不幸則為楊叔山天止姜桂豈能自
易其性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明 鈞甫張 岱著

戚繼光列傳

附劉顯

戚繼光其先定遠人 高帝初百戶祥從西峇地以
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敕傳而絕
景通以弟子為後 武宗中郅成卒幾更京師劉瑾
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遺之蔽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
者為利景通佯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 武宗所召

見踵坐者百歲人也。若景通校以六士將都之術屢
舉。後山來賦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
人稱景通孝。庶將半始。孝庶將軍。木子魯橋故有異。
人衣褐衣。板橋木。自云八百歲笑。前知事下惟通賓。
客不見引。意其妖精也。至孝庶將軍見。泰惟興入曰。
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庶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
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為公察。登晚。
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十月朔。

其持笑此為三朝虎臣兄衡霍而弟之也老夫乞為
弟子名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子其功名亦差亞十
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
虎變斑斕內是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
幼而好弄押韻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綱
為烹黍偶遇火出丹室命繼光主局繼光進武火大
烹局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怖子冒不測而攫九龍
敗笑覆鼎出黍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

貯硝樓中飛母上也。繼光私舉火為戲，談薰天。孝廉將軍厲詰之，勿應。跡之，則既然。且燒園而燬入版者三寸。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笑年十餘。隆準方頤，英氣勃々，稍長，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趣繼光襲職京師。孝廉將軍盡策備，累數百牘，足年疾。為繼光歸，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年未即出，絕食楮幣，襲中燈，目曰：我生平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

代待試武闈會南北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戚
遠治兵使者郵兵八戚繼光任中軍有勞績陞浙江
都司僉書浙江倭甚義為人故勁慄繼光言督府請
練為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蕞澤多走
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為驚駭陣十有二
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
煎蘇后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
相開試既習得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克

臣却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
寧海告急繼光以之寧海賊米大來登眺者折河圻
頭諸處先臣自將留海門率炮折河破之溫嶺而寧
海賊聞繼光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
聞警促還昧旦引兵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
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驚繼光後至呵怒
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
進遇賊花街一賊左執矛右執刀壯士米珪持短兵

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
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
逐擊俘賊亡脫而折頸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
銳千五百人往克臣曰千五百人寡矣將軍與約毋
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
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久大雨賊退次大雨束堅壁
不出會雨甚間道適仙居繼光繇大道先之圍之數
重四面舉火賊爭提索賄命我兵不省盡焚之金二

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函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賊中呼為戚家兵所至破竹其平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黨焚劫斬賊繼至福建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載劫聚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笑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發督府兵八千出浙帑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橫嶼島中再旬

入福清大破之中田賊味死走興化銜枚趨之夜四
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
者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共旗
幟行酒却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
興化興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殘
寸帛皆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求
郭望救兵：備副使翁特卷居城中與懦寡謀震得
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

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頸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於
時器賊殺之亦其詐為頸約書逆城而上曰今夕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期之時器怒不聽
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新聞延賊城中大亂賊
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降亦者數人攝守者通判矣
世亮亦為亂兵所殺時器與蔡將軍高逆去賊焚公
署火民居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視兵嚮導與之流連
歡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

索賸取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達時
高及邦光俱請戍乃用譚綸為巡撫綰光為總兵
守偏建綰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却
勒士卒雞鳴蓐食晨歷賊營圍之公卒大亂斬
真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瓜豕號洗無遺先是
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我足天兵放火
殺人滅王綱破上成歷年未至丙申牛女界
號令明聖熙歲見太平至是人測之上成威也
聖綰也熙光也歲帥也綰光又

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威無來無不屈膝
交亦繼光與俞大猷同為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
之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為持重而繼光如奔電
迅雷立見掃除矣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
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
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
繼光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
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

為恭將閔人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恭將云

穆宗即位南陽石州東薄昌恭用廷臣議召譚倫繼
光入構逆繼光入上書言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
見南望風靡者錄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常試
之東南而驗請簡卻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卻將
將之合為四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為之連衝簡練
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
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論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

四主將兵節制督府奏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
可易為總理耳公肯諸主將倪總理猶寓公煦綸言
其不便則又以建光專任薊門即不易衡而練兵之
議寢矣建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修薊鎮邊牆接檣
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萬繕而考工計久當百
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
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寨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
遇圍水陣大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

拒敵馬排擊之南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敵師
不宿飽優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而兵當選鋒入衛
兵策應主兵戍守殘更者任將輪首分數次刑名次
技擊次步兵次負運次嚮導次批持次遮擊次追襲
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初塞下士遣將
來收無律縫光所召而兵至陣而見軍門侍立於郊
適雨甚自朝至於日中總干山立軍容愈肅遇八大
駭比年東西南謀入犯而首得前狀巫卜不祥遂謝

東人欺關入貢却言爾數若薊比修內備下戰而伐
爾謀即軍正無所謀功其功上結光故以恭將入關
進副將再論功最近中軍都督同知充總兵鎮薊門
如故及張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遙大閱薊鎮
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旗幟大鼓必齊約束必
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
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關比還報悉以
狀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繼光所得久鎮薊以江陵

善任之故江陵砌人言波及純光乃移鎮南粵南入
黑峪關薊人顧玉召遂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月魄
之繼光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
州繼光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
無資以丁亥燭日卒其所著有紀効新書及練兵實
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為總兵鎮
守貴州薊鎮遼陽之後繼美為御先諸材官益魯格
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陸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

繼光陰納諸姬得子秦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
姬多子狀妻日操臼亦以從繼光表甲入殺號兆怨
祖備大慟乃棄亦抱頭痛哭攜他姬子之而繼美
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貧時妻市魚三斬之
朝進百午進尾問有餘則曰亡繼光意膳在腹其陰
自奉心味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使君勞君良妾苦
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輒至圍
城繼光妻卻勒登陴竟以完城

石匱書曰問明之人將吾必曰戚繼光其人已然不
知景通未貽謀遠也語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
行叔益言其子之所習必過於其父也景通位不稱
才齊志以發繼光乃克承先志光大其業嘉靖間以
其身為逆塞之安危者幾二十年今之至薊門者觀
其開隘臺垣亭障器械其功爛焉不可收也使後之
人能讀其紀効新書練兵要各遵其法而固守之胡
人猶能牧馬而下吾不之信矣

劉預南昌人少甚貧困歛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
中為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預為之盤時刻知
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
預為人疎濶無脂膏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
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僚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
日夜斬僚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月經百戰未
嘗一幼嘉靖之季預已歷官為都督矣其時倭犯江
南者七年不戢而潰預方北下將抵役金山南兵部

尚書張時微檄頤守浦口頤白時微曰賊性貪婪輸掠既衆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頤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辟頤、永傳往見御史喜為頤具餐會頤曰賊在頤不能啗食請為公滅賊遂餐耳五月乙卯與共家甲驅至東安謀之賊遣頤後書頤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倭頤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詔之賊出頤叱

三騎使前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頸馬三駭頸下
馬扶賊賊卒馳頸前頸躍馬斬馳者賊至因下伏弩
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關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
之頸止勿逐曰日旰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
賊以逸待我也乃圍固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
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頸亦幟號於
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
為後勦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

五人巡曰賊出汝殆命甲士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
曰賊潰汝集命三巨礮積草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
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居而譟曰獲賊矢獲
賊矢既誓乃陣賊自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
後出遂謂其魁：怒摘冠揮抵左持刀右批肩登岸
而麾賊衆蟻聚矢集如雨頸平騎過之格者半收者
半矢盡又張其銳圍頸數重弗克射之輒墮賊氣稍
奪頸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喋其魁衆不擒也一呼

突賊至斬前隊二人直持鼓下所指麾者自頂至踵
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
之賊大潰遂奔舟之焚頸追至盡斬之又擒一姓名
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亡筭淮倭悉平頸身不
滿七尺不肖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
大夫早及過敵提兩刀騰躍起踊亦起見亦不見其
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出之曰神人神人

石匱書曰劉南昌其宋之劉頤昌也其用兵如弄丸

承烟不費星力則其精神全在用虛用竅用間用幾
批卻導款索然奏績其中機殺是豈淺人所識哉厥
後其子鏈死而遼事終於不振則南昌將梗阻於我
國家者亦綦大矣

石渠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明 勳南張 岱著

俞大猷萬表列傳 附周尚文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舊亂時猷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雙顧誦讀不輟父卒襲
官學騎射猷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刺盡其術益悟常
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擒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
兵同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第以千戶

守金門上書即使者言兵事即使者呵辱之奪官大
杖笑曰此豈吾目見地耶遂盡衛其家遊京師以書
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鑒、得書驚歎禮之駭一軍
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遼廣東都司會安南叛
人入款薦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緣海來當
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
賊不勝其擊彼遂我旁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
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出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

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
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輪死大敵坐落
賊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尋遷浙直鎮守而大
敵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賊
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俟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因
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
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
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勒盜汪

直者傲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通
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理責
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
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閩
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
益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
殺直於是宗憲失信快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群
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

大猷遣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遣詔獄誦成遣
饒平氏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
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遽而頓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吳閩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
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
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
是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却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
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

掘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愛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剛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高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復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愚其不滅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璉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閑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鎮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

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援浙兵未至上怒督所
失果臧責戰急而聞士大夫又洶洶急功念賊且萬
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
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
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
逸彼飢我飽而我師將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
勝亦可適負亦可適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
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

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
不動則士夫共詬病之已竟賊賊諸將各加秩而大
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笑倭三
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依附以為廣惠紹移鎮潮廣
群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說殺
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
桂芳曰謹賊以出遣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
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其聞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
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還曠日久爲勞費無已也於是
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
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袁千
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
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驚者盛驕從克
裨將爲死間賊得驚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
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

誅他盜過雲溪巢賊出牛源搗兵須臾共悉集擊破
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
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著著先手剪三郡六縣
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勲猷無
以過之蓋大猷為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往往為
善後長久之策為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
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恭將湯克寬罪
抵死大猷力為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

其同罪諸推較楊弘舉曾清之倫皆為名將平生莊
官警衆陳師鞠旅一決於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
堪與奇遁兵家以為務者未常一訊譚佇即綸與書
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
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
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
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常不以老
衰不為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閭浙功

最者往往推成將軍繼光

萬表浙之寧波人表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
風神炯炯慨多大節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
衛指揮僉事董習騎射夜燒燭讀書庚辰武舉中式
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嘗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
錦衣已為漕運恭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
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常軸所推轂
表歷漕既久國計詘贏河道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

當發鹿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
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
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
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
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與清合至
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
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
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漶一旦水落石出清河

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寔則故河也蓋自洪達
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脩河漸入為漕害今
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
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
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
十里議者又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能
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
需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運開為費不貲以

彼棄十七里之易而費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
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
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縣滿河達陽武
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
運道中梗又可為脩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茅浙中
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興太倉通泰州有沙船
淮安有海鵬船寄錄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

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典值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漸諸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義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暖劑四出人不聊生表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

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會審南京中府
道經姑蘇興懷遇安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
軀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
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
今晚年月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圍八圍為
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周疏曰賊據內地火近
賊處民不得力田通負日多催科歛迫相率去而為
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通懸賞格使就

中作計以攜其黨魚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
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咸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
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賊之海
上同作海寇議所為壽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
汪直者以驍勇剋其曹表策其疎閫可誘而縛也薦
鄭人蔣洲張惟遠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
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言之常路前未及
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宗憲卒遣洲誘降一時謂為奇

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面
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吳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
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
豈甘心棄衣冠為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此年虜入太
原殺掠慘毒上厓九重之憂中外諸疏類多擊截之
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
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
救變之事如璧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

之兵同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
如病者屢投逐和藥表之劑而和卒不去元氣不為
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和必用人參同本
者深有為也且諸遺自將權移而遺政日廢矣自屯
田鹽法壞而遺儲不充矣遺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
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
衆凡叛亡之卒鹵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
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

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
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道飢餓助瘁之卒聞先叛亡
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
志是則深可慮耳夫幽之未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
時諸道日夕營々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
所謂決敗以取魚圍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南蠻
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東裝為行計曰吾世受
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表

少嗜玄學已而閑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
苦行鍊磨待怡絕學表與語大悅之自是恭寃不輟
一日披袖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思大悟嘗言學貴
其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
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旬間教後冊中終日忻忻
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寶藏舉手動
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為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
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十

餘種行於世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珥鉢蕭疎與野
衲偕游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
六日無疾端然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餘
丈

石廣書曰大猷表文人也學道人也其視功名不幾
與戰娃等哉故其籌倭籌土賊籌海寇籌漕運籌北
南籌峒蠻無不洞筋徹髓者要以試其胸中學問已
耳何必其功自己出哉故職倭回中人知功繼光而

不知功大猷誘禽汪直人和功宗憲而不知功表則
世之功徇而忘其發縱指示者亦已久矣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弘治正統中數出塞逐
鹵有功歷陞涼州副總兵築凍塙百里距河套數
將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候其至鉤
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
在延綏與都御史賈哈不恊方坐遣奪職會因吉囊
入寇鋒甚銳總督劉天和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

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
尚書都督同知嘉靖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誼
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劄四十餘
事二十三年與南戰黑山追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
二十七年南寇鎮邊堡尚文與戰解南圍轉戰逐北
賊伏蘆車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南一大酋南大挫
引去二十八年南犯宣府滴水崖北總指揮江瀚董
賜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南遂東犯永寧圍南大寨

尚文精騎萬餘遇鹵曹家庄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
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塙壁七百墾田五萬苗鍾
之事以自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
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
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
許通者由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
時奇功也雖幸蒙 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
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寔先

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上覽疏大
怒曰同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來未得酬報
怨望多端寬而末治不知何故即死未言官也不行
重劾反肆欺誑毀激朝廷攬權市美錦衣衛其執求
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求奏事詐不以實律
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於鎮撫司獄尚文多
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
間謀悉知鹵婁曲自壬寅以後鹵數入宣大山而無

寧歲遣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教當
國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
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而東鄉
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石晉書曰周武襄以暇整得功都不為幕府所喜而
終於功多賞薄則知拜將封侯之不在疆場而在帷
幄也亦明矣然其奇功偉伐一言之趙文肅再言之
沈梅岡則是武襄之功績不載之踵為旂常而反載

之賢士大夫之口其所得為孰多哉

石厓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明 劔南張岱著

梁震馬永沈希儀列傳 附何卿祝雄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把
總累遷游擊將軍震先登臨陣胡人畏之謂之梁王
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初
大同總兵李瑾蘆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忿戴一
日長哨軍醉忿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悔

之還率家丁出梁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至舉為號
則域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
至聚素忠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天盡舉擁入執
瑾殺之都御史潘傲走免召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
有平亂功既調僉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為傲擒首惡
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人
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源
清召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卻

永平果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急開關門求斬關入救
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兵民開大同城門若之劫
去緊徵指揮馬昇楊林以為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
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
請入城撫諭書募而倡叛者畏焉於是恭興蒲倣及
郎中唐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為嘉靖十二年明年
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寬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
於城外時林昇為鹿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愆問代王勛核功罪至獲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
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詣譴有差大同至
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總理者魯綱軍士鄙賤
之如醜夷震至召諸鎮兵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
法軍令出無反汗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射向
鎮兵時時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
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目是鎮兵稍
稍歛縮震在官廬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威聰

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百四十又出黑山
門裡兒庄各斬首八十級又嘗出塞擊南戰於紅崖
兒敗之陞左都督廕一子百戶十八年賜工銘堡甘
苦典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敢近塞南近塞者家丁輒
出劫之劫得南馬輒與劫者或謂震開隙震曰凡開
塞者謂南不輒侵邊我撲殺之今南深入不苦之波
肯畏耶震用兵先算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
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南益入世

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謚武壯後家丁無所歸守臣以
副令入伍興衣糧遣將頗得其力

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
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
疾爲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南入塞再創去充總兵
官治三七蓋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
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
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

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
而止朵顏而把都孫結諸酋邀官賞不得趣入塞永
迎擊再敗之曰是效順堡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
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
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故永出居庸討賊以
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秣南京十二
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案已撫復遂南十四年遼東軍
亂召總兵遼東十七年南入塞率家丁通賊斬四十

餘級遂定陞右都督十八年遼東達軍儀仗等四十
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 上深嘉
悅陞左都督先是遼東變定 上下將於李時：捐
承有家丁百餘咸銳銳善騎射主是竟得力都御史
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慮潔無欲一聞邊報即率領
家丁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還士无辱卹夜不收
是哨探遠烽火明但遇國人竊入先已預待擒獲小
竊之賊不加殺戮使之便去或求鹽米而來即親出

關外分給南畏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
不敢犯違謂其變則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而紀羅
杆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鎮
則都城北顧踴躍無虞而畿甸居民有環堵之安矣
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於遼：人爲罷市哭喪
過漁陽漁陽人亦罷市哭而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
調鹵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鹵往々
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蕭陞劉

洲祝雄等皆起列較爲方鎮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
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
三苗前趨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力顧射鏢
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所苗於鏢間斫其類又射其弩
苗竟却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
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北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
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

灘間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間而致之決伐岸竹
揭岸上輪筏以爲緣頃刻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
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
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鏖
殄行誅召興計曰婦順岑璋猛婦翁也常助猛奈何
希儀能索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
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衆上流勢
擁兵下如建瓴豈格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懲巢穴所為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
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閩不能歸彼
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
堯隘且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
堯左哨以分地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
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遠出工堯背而焚餘糧為
稀康食士合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戰工堯山
頂笑賊大駭散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

劫婦順水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二千人陽助猛
精卒千人名護文寔為間官軍得工堯猛出走乃振
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
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誠某軍門矣督府設流
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而賊行合從且復
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獲土官田州乃平擢右
江叅將右江改治柳州抑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
巢軍民全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

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而賊調者耳目編官府
即聞圍中稍動也賊在路洞數百里外報知希儀顧
今熟從窓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與徭通商販者數
十人厚撫之使為調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為我
所先得所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集門旗頭即引
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集門旗頭即引
諸軍負、行間旗頭旗頭亦不知項之劉營賊聚至
賊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

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官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
目得之之所賜勅必其劇賊縛管絕爲記無妄殺於
劇賊巢得婦牛女蒿果隣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
還軍立勅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瞰者曰
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瞰我師於是賊警服無敢陰
助賊及門瞰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門謝
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

我獵手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惡猾善戰者交解之四懸城門見者收慄常以甚而淒風天冥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吽泣寒凍死或觸石崖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調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固在恭府不出也

前此賊膽落或易而為熟徭而柳城傍即一童子牽
牛行深山無敢調者吳後熟徭既伏儀威信調征他
衆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
慮或有溺死者論者以為旬廣而為將韓觀山雲之
倫能使徭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茲未
有也思思奏設流官而州教反側不靖已聞潘有子
曰金在鎮安益洵之甫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
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思聞留言則大駭以

金去賓州近而端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
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藩第九子
耶我徃征回時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
已呼留入審室語之曰要賂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
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常貴徐五今分將恩恩必讐
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回留以見門者懼走
報請無納希儀焉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
引入厚結子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

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窮州幾失希儀在柳
慶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青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
大未幾看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青州在江淮
饑販之警災絕然天雨蝦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
瓊南五指山熟茶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濟點貨虐使
之而茶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新獄
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它
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提

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聽之而蔡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洞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遲頃刻常染危疾所却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甚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大史順之曰余宦遊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魁環長偉見人頗有下視寡言笑希儀

短小精悍曰炯：炯人議編名落激發皆所謂悍男
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用多良將患在
牽掣雖設不能收懷大者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在哉
石唐書曰昔韓蕤王罷將以所積錢千萬貫米九萬
石酒庫十五歸朝廷昔之將富也如此將軍則能養
家丁家丁一可御卒五卒制敵家丁制卒將制家丁
驚鳥起而風偏之不極其際不止也寒水皆以家丁
取勝者也不有明効大驗哉若希儀則用奇用間出

鬼入神可與之語痛痒其順而謀戰乎乃云世無名將豈真無名將也哉

何卿山西人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
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
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二年倭寇江淮遂與沈希
儀同總兵閔浙倭寇倭寇無成功二十四年四川巡
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
賄養浩二千金陷爵為己城上怒革卿職逮按御

史丹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
軍至今畏之官又家故貧安所得三千金行賄上
乃解王廷相言往在蜀中見何卿戰無不勝進無不
克要以承平亂者非迫脅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
直前則奔突竄伏之不暇矣卿蓋達此故能奏績
石庸書曰沈希儀何卿治采阻之蠻夷則工御江南
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
制也庶願曰我思趙人信夫

祝雄達東前七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碭善待士卒人樂爲用南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卒倡子少却立斬以殉南每望雄旗幟即適去在鎮三年薊馬不敢南牧世宗常書其名於御屏雄性廉靜自奉泊如奉養亦無魚味每行遣則布袍禮帽不異行伍卒於官松囊僅足充殮薊人立祠祀之

石園書曰當天下有事得一將畧不易得一將量尤

月得精兵萬餘兼料倭遁必奔海嶼先伏舟師外港
倭出夾擊斬首三千餘級捷聞進右副都御史漳州
顧氏素通倭者擁兵自衛煮誘諭解散倭亦遁去以
人言左遷山東叅政癸亥南犯大同起僉都御史巡
撫其地出奇兵斬首九百餘招回被擄男婦二千有
奇未幾南犯京師大將軍以下皆力戰死世廟震
怒督臣被逮陞副都御史代之煮歷逃古北口相地
形疏運道免轉輸之艱逆苗黃勇勾南入犯授秘計

于總兵王治道擒之燾在薊遼五年不敢近塞陞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穆廟改元南東西路
入犯燾駐塞雲防護京陵督諸將追至棒槌崖斬獲
鹵九百餘級奪獲馬駝夷械稱是復以人言被勘事
白起兵部左侍郎巡視陝西三邊海寇曾一本倡亂
廣闊廷推總督軍務燾調集三省將吏生擒曾商致
之麾下并勦漢江林容等賊嶺南平陞左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庚午協理戎政以人言回未幾北鹵入

魁 上特召素提督援兵捍衛京城事寧請告歸素
居官屢請告不得多娶却中子女在還東集娼妓達
恒燕飲欲以自污 上知之亦不同居家聲色自娛
久之卒年八十七

石唐書曰古人行軍謂不妨使貪使詐者蓋以作間
作詞與作奸細者言也若夫大將則必以忠孝為主
其為奇謀秘計一本之經術故雖出鬼入神仍不失
為堂、之陣正、之旗也劉司馬所施不羈其淫縱

大類胡少保稍立軍功亦純以貪詐取勝即用其一
時幹辦之材已笑爲足以語大將哉

胡宗憲號梅林續路縣人繇嘉靖戊戌進士宰益都
餘姚擢監察御史行邊遇警報即先衛往禦乙卯巡

按浙江時海禁廢弛舶主土豪連結倭賈大肆無忌
徽人汪直爲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毛
勲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州破黃巖
掠定海象山浙東騷動宗憲至即移檄日本王問以

屈夷入寇之故時八月宗憲聞主鄉試辭不入竟往
殺賊大戟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獲奇捷上嘉之
進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丙辰正月進兵都左侍郎總
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夏四月宗憲奏遣寧波生
員蔣洲陳可頤傳諭日本王為颶風飄至汪直等直
言曰本國亂無主直等坐通番某嚴以窮自絕誠令
賞其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疏
上下部議謂使者未及見王即為汪直等游說且直

等本我編氏既稱效順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
若夷酋侯蔣洲四日保無他變然後議之五月宗憲
招賊毛熬聽撫熬襲倭於魚山擒斬百八十人又遣
陳可願夏正往說徐海陳東海聽命解圍歸我俘二
百人衆不從遂與海貳海遂誘水執之并其黨葉麻
等百人以獻帥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
連戰斬首三百俘所掠男女七百人餘焚溺盡死官
軍衆勝因薄梁庄海勢孤力盡因自沉死後聞賞賚

有差丁巳正月宗憲進三白鹿雌者得之海中周山
雄者得之齊雲幕下士徐渭作表有雌知守而雄僅
來海既輸而山亦應等語上亟賞之徐海既誅其
黨汪直與宗憲同邑遣識者密迎其母子置軍中厚
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母子書通意許以不死直大
喜徧諭各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
四十人隨直來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而定約宗
憲厚遇之歸事聞直指王本固奏直等意本可測朝

議洵：直久不得報復遣毛漱見宗憲且要中國一
官為質宗憲反覆論以無他命指揮使正同漱往召
直入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
察司獄為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王本固以
為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為求免死宗憲
大惧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死寔藉玄庇惟廟朝
處分之於是殺直宗滿清溪復下嚴旨責宗憲勅捕
餘孽毛漱謝和等在冊謂督府給找出怨懟語將夏

正寸斬撫之不復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間勢復猖獗
直指王本固劾宗憲岑港養寇台溫失事之罪追論
宗憲私誘汪直啓釁上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
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
理曰汪直為東南大患卿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
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用之茲幸擒獲言
者証臣為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
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

啓霧即况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海表俞大猷以福船
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為猛虎幸
而獲之獲以為么魔誠么魔也不為功足矣何至為
罪 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深曉且竭誠展布以
平餘氛己未八月宗憲合海上諸師會勒倭於劉莊
倭巢始破賊奔白駒塢又追敗之賊眾盡殄搜間進
宗憲兵部尚書加少保仍督沿海辛酉五月清查糧
餉科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諸臣

侵盜錢糧無慮數千萬坐宗憲以三萬三千請旨追
究宗憲上疏曰臣為國除虎用聞用餌不有小人
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忘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剋臣
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于讒譖之口 上優詔慰
留之壬戌冬十一月南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十大
罪大畧言宗憲與汪直同卿所任蔣洲陳可碩皆賊
中奸細賊衆無幾而宗憲按兵養寇與馬警約督府
積銀如山累奸如蠅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捭聚又

且宣淫無度納部民之女于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
命逮宗憲罷浙直閩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其獄上
曰宗憲非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數載無言
伊過且汪直原議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
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一時咸頌上聖明宗憲得
放歸半歲輔臣階必欲殺之喉科道官言宗憲法不
蔽辜復逮至京仰藥死宗憲做僕閩達禽身先士卒
臨事有成蓋初議受徐海款衆以為非計謗議蜂起

毅然行之。及海至中外戒嚴諸國帥失色。宗憲以手
摩海頂顧諭之曰。擾乎。人服其氣。居平優任。誕不
羈。按宣大時。酣酒與宣府之總兵。公者。醉角力。各持
一肴。與扛馬杆。總兵避之。宗憲樂勢。椎其腦。破悶死。
宗憲乃自縛侍衛。其傍傳以百金良藥。得不死。其在
湖廣。復以燒酒強灌。屠巡撫。昏眩口鼻流血。泣而
手湯藥。解之。每醉。歌坐輿中。求而溺。昇夫乃從。官肩
咸掩目而笑。其督浙師。破徐海。與視師。趙文華等置。

酒高會使所屬海營伎十餘行酒至暢及夜分遂恣
淫樂皆以宰夫炙肉不時具此出斬之踐唐女伎又
可教百人宗憲開府日值宵令以下出迎春俾張宴
江館召織造太監採木郎中及李相公子為禮部主
事四人同飲召伎女進進而觀之選二百人侍飲使
捧酒炙樂器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淨白
歌呼喧繁至不可聞日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綠竹根
天女伎執燭夾道跪送傳呼不絕浙人思其功立祠

紀之隆慶元年從廷臣議陞其官萬曆二十三年又
從廷臣議陞曰象懋

石匱書曰胡宗憲才畧似王威寧而功過相半亦畧
相等然為人所疵者酒色及走權門已耳權臣在內
大將欲立功於外非借其力不可而禁其生平所為
時負汪直負徐海未嘗負閩浙未嘗負朝廷則其過
當原而其功亦當錄也陸鳳儀疏宗憲十罪而世
宗曰加罪宗憲後來誰與我任事只此一言而知臣

唯君宗憲其不朽矣